

## 新堯灣：多元族群裡的馬來西亞砂拉越客庄

羅烈師<sup>1</sup>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 一、概況

新堯灣（Siniawan）是位於砂拉越（Sarawak）首府古晉（Kuching）西南邊約25公里的一個小鎮，行政管轄屬馬來西亞聯邦砂拉越州古晉省石隆門縣。這個由同屬南島民族的比達友人（Bidayuh）和馬來人、以及華人所共同組成的社區，8,000居民中，三族比例約為6:3:1。華人皆為客家，其日常語言為河婆客語（Hopoh Hakka）。

砂拉越地方行政集權於縣，包含縣公署、縣議會及縣警局；縣以下事務則由並無實權的社區領袖襄助。這一社區領袖包含天猛公、邦曼查、本固魯、甲必丹等四個層級，是象徵性的華人社群領袖。簡述如下：<sup>2</sup>

全古晉省比達友人社區領袖（masyarakat bidayuh bahagian kuching），是天猛公拿督（temenggong datu）；石隆門縣社區領袖有二，華人與比達友人各一，是為masyarakat cina daerah bau 與 masyarakat bidayuh daerah bau，皆為邦曼查（pemanca）；至於縣以下之鄉鎮村落

1 E-mail: ls.lo@hkc.nctu.edu.tw  
投稿日期：2014年9月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10月1日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9, 2014  
Accepted Date: October 1, 2014

2 依照石隆門縣「社區領袖層級一覽表（KETUA MASYARAKAT DAERAH BAU）」整理，筆者拍攝自石隆門縣公署社區領袖聯合辦公室布告欄。

層級的社區，則依種族分成三類（參見圖 1）：

首先是比達友人方面，計有五個地區（*kawasan*），各地區皆有本固魯，下轄 10 餘個村落不等，各村皆有村長（K. K.）。這些地區包含：

- Krokong & Tringgus（下轄 15 村）
- Jaggioi（下轄 10 村）
- Beratak（下轄 13 村）
- Singai（下轄 12 村）
- Serembu（下轄 18 村）

其次，在馬來人方面，由於馬來人口最少，社區領袖不分區域，僅設本固魯一人，下轄 8 村，各有村長。

最後，在華人方面，包含三個地區，各地區皆有本固魯 1 人，下轄村落則有甲必丹 1-7 人不等。

武索地區下轄甲必丹三人，分別為：

- 武梭（Pekan Buso）
- 短廊（Tondong）
- 模西（Kawasan Musi/Seberang Buso）

新堯灣地區下轄甲必丹七人，分別為：

- 加蘭依（Karanyi）
- 單頭榴槿（Tanjong Durian）
- 新堯灣巴剎（Pekan Siniawan）
- 燕窩山（Janbusan）
- 砂南坡（Pekan Paku）
- 北歷（Kawasan Bidi/Krokong）
- 大段（Kawasan Taiton/Lubang Agin）

石隆門及周邊（Pasara Bau & Persekifaran）有本固魯一人，同時

在街區（Pekan Bau）有甲必丹一人。



圖 1 石隆門縣地方行政地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2）

綜合而言，比達友人的地域特徵很明白，包含五轄區，大致上即等於全石隆門；馬來與華人則沿砂拉越河分佈，馬來人聚居在幾個聚落，且集中加蘭依至新堯灣間；而華人則分三區域，河流北邊的短廊、武索、與模西，河流南邊從加蘭依到北歷，以及石隆門。

從華人的觀點，新堯灣歷史有幾件大事，1840 年比利達戰役、1857 年礦工事件、1886 年水月宮建廟、1935 年建街、1985 年通車，

2009年守護家鄉，這些事件分別象徵族群、社會、商業起落、文化認同等層面的力量，形塑著當代的新堯灣的面貌。下文即依時間軸，分別就族群、社會、經濟、文化認同等四個面向，介紹這個多元族群裡的客家庄。

## 二、戰火與開埠（1840-）

### 新堯灣人

新堯灣的故事要從它兩端的城市，古晉與石隆門說起，而這也攸關白人拉者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統治威信的兩場戰役。

1840年布魯克初抵古晉時的光景：

古晉是砂拉越首都，得名自一條流經鎮上而注入砂拉越河的小溪，往下則開展為一個水道與港口眾多的三角洲。這市鎮距海岸20哩，係汶萊統治時期Pangiran Makota所開創，他係蘇丹所派遣至本地之代表，在布魯克1840年來古晉的前幾年剛到任。此時，本地的人口除一小部份華商與其他境外東方人外，共有為數800的汶萊馬來人（Bruni Malays）；砂拉越馬來人（Sarawak Malays）則住在Leda Tanah略遠稍高的Katupong，而他們的領袖是勇敢的拿督Patinggi Ali。汶萊馬來人稱為婆羅尼人（Borneans），砂拉越馬來人則稱為新堯灣人（Siniawans），二者在外貌、舉止、甚至語言都有很大的差別。砂拉越目前婆羅尼人無多，大部份跟隨拉者木達哈辛（Rajah Muda Hasim）1844年退職時返國，其他稍後也隨之遷往。因此，古晉所有的馬來人，除了一小部

份外來者外，都是砂拉越馬來人，也就是所謂新堯灣人的後代。（Baring-Gould and Bampfylde 1909: 64）

這小鎮剛由外來的汶萊馬來人統治者所建立，文中描述了當時古晉附近的族群政治狀況。然而對於關心新堯灣的人而言，新堯灣不是地名，而是一群馬來人的名稱，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大膽地猜測，新堯灣原是用來泛稱居於砂拉越上游（Upper Sarawak）之優勢馬來人，這群人在白人拉者第一場戰役中被擊敗，於是那場戰役所在之地便成了新堯灣，亦即從人群名變地名。

### 比利達戰役：從馬來人到華人

1840年8月，英國人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應統治者蘇丹王之邀，在新堯灣下游不遠的比力達（Belida），善用支流水道，擊潰了不受蘇丹統治的達亞人（此達友）領袖。這是布魯克在砂拉越的第一場戰役，白人史無前例地成了蘇丹認可的拉者，也奠定了自己在砂拉越的新統治者地位。那場戰火波及了新堯灣：

戰前，這是個繁榮的聚落，據說有可觀的馬來人群。無奈它正座落這戰禍中心處，飽受戰火摧殘，戰爭結束時，馬來人已四處散逃，聚落的控制權落入華人手中。華人燒光了既有的建築，重建了他們自己的聚落。到1856年時，新堯灣此處又再度成為繁榮的村鎮，擁有三四百位居民。（Denison 1879: 15-16）

就在這白人拉者（white Rajah）所建立的布魯克（Brook）王朝已

控制南砂拉越時，1851年的12月，王朝的秘書史賓瑟·聖約翰（Spencer St. John）領著貴客在新天地尋幽探勝。他們僱船溯砂拉越河西進，上岸並準備登上瑟冷布山中別墅之前，在此留下了美麗的印象：

新堯灣座落於瑟冷布山腳的平原，是個很棒的市集，附近綿延幾哩低矮山坡果園的農產品，集中在此販售。……這兒差不多三百個天朝子民聚居，他們大部份開店做生意，但也有少數人種作為生。由於四周的達亞人鄉村居民皆來此消費，更有源源不絕的華人與馬來人金礦工輻輳於此，因此生意興隆。商家的混血女子面容姣好，勝過此邦其他任何地方。這些服裝合宜又潔淨的華人少女，真令人賞心悅目；相信他們的父母也定必以此自豪。（St. John 1863: 162-163）

此時這臨河的新堯灣已是熱鬧的市集，華人在此販賣達亞人種植的蔬果之外，應該也不乏來自遠方的各式生活用品雜貨，當然也必定為來往的華人與馬來人的礦工們提供飲食。這樣的市集所養活的300人口大概是5、60戶人家，跨種族的婚姻已經出現，不僅延續了世代傳承，血統、語文及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便逐漸發生了。

這場華人聚落的榮景卻被下一場華人所發動的奇襲首都戰役，落得煙消雲散。原來早在布魯克抵達砂拉越之前，尋找金礦的客家華人，已陸續從西加里曼丹，北上來到石隆門。發現金礦的消息一經傳開，礦主礦工麇集，於是成立十二公司，其一時榮景，甚至超過古晉。

在那當代國家統治權尚未深入地方的時代裡，白人與華人爭雄，衝突無法避免，薪材已備，只是欠缺火種罷了。最終導致爆發的原因是稅收，客家礦工奇襲古晉，拉者短暫逃亡後，重整隊伍，強攻石隆門，當

然，新堯灣也遭池魚之殃。議會書記諾意爾·丹尼生（Noel Denison）1874年經過此地，觸目驚心地回憶村落的歷史：

它被馬來人與達亞人完全摧毀，他們趁著華人攻進古晉又撤回時，在此發動攻勢，更在下游的比力達堡壘痛擊天朝子民。而今，這聚落的一切蕩然無存，一兩個華人耕著蕞爾田園，勉力求生；整個聚落都被遺棄，大自然以草莽與叢林掩沒了所有過往繁華的路徑。（Denison 1879: 15-16）

簡言之，1840年馬來人在新堯灣的地位在一場戰火後，被華人取代；華人維持了17年的榮景，又在1857年另一場戰禍反被馬來人與比達友人所葬送；再17年後，1874年丹尼生路經此處，已逝的繁華竟然仍在荒煙蔓草中。華人的榮景在隨後的1880年代，才又逐漸恢復榮景；不過，在訴說那段傳承至今的故事前，讓我們登上瑟冷布吧！

## 拉者的木屋與比達友人遷徙

1840年，瑟冷布憑藉其近500公尺海拔的身形，睥睨腳下10公尺河岸平原上的這場王朝第一聖戰，很難不受注目。2年後，布魯克重回被馬來人所放棄的新堯灣，訪視華人重建了的新聚落，並且登上了瑟冷布。這拉者顧盼自雄地讚道：「從本寧堯（Panonjow）起值得步行賞玩，沿路遠眺山丘、河谷與海洋，這真是絕妙的鄉野景觀。卓立於周遭石灰石崗阜之中，瑟冷布是如此壯麗！」（轉引自 Laverty 2011）

布魯克筆下的本寧堯是當時瑟冷布山上三個比達友人聚落之一，另外兩個分別為瑟冷布（Sarambo）與秉波（Bimbok）。布魯克在略高於三個村落的平曠之處，買下一些果樹作為補償金，使部份部落家屋往下

遷移，並在比達友人的協助下，起造了避暑、度假與養病的木屋（轉引自 Lavery 2011）。

從後來的記錄看來，布魯克這山上小屋倒是往來無白丁，其中又以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最為知名。華萊士是英國探險家，或許他的名氣不如達爾文響亮，但是他在 1855 年寫作的《砂拉越法則》文章，卻促使達爾文寫下聞名世界的《物種起源》。也因此，學界其實已經把華萊士跟達爾文相提並論，認為是天擇說的共同發起人。華萊士 1854 年時，在拉者的木屋裡住了一陣子，並且在這附近收集了大量的蝴蝶和甲蟲類標本。值得注意的是，華萊士不僅收集生物標本，從他寫回倫敦的信中，我們看到他娓娓道來上山的路徑、聚落樣貌與家屋的形式、獵首舊俗、服飾、山居、體型以及飲食等。拜拉者木屋訪客之賜，我們今天仍可以看到眾多瑟冷布三個比達村落的風土人情。

第二任拉者（1868-1917）繼任後，獵頭舊俗早已遠去，海達亞（伊班）與陸達亞（比達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決，砂拉越更加捲入世界體系，政治經濟局勢丕變，瑟冷布山上的比達友人開始向下向外擴遷。

本寧堯自瑟冷布向東向北遷徙，首先是本村 Peninjau Lama 於 1910 年遷至今址；又於 1956 年，新擴至 Peninjau Baru。另外，1942 年 Tibatatu 建村，至於 Semaba 及 Sudud 二者則不詳。

Bombok 遷村更早，Sungai Pinang 早在 1898 年便下山，跨過砂拉越河，在北方新建村落；Kandis Lama 也於 1925 年建村，又於 1963 年，擴村遷徙到 Kandis Baru。

最大的村落 Serembau 則向東、南、西三個方向遷徙，其村民與遷徙年代分別為 Sega (1950)、Kopit (1960)、Segumbang (1930's)、Sogo (1910)、Skio (1930)、Seromah (1900)、Seropak (1930)、Skiat Lama (1917)、Skiat Baru (1971)、Merembbeh (1968)、Podam (1886)、Sibulung



(1952) (Chang 2002)。

我們現在其實還不確定瑟冷布三村大舉下山擴遷的原因，一如今日我們如果登上瑟冷布也完全無法理解為何他們要在這麼陡峭的山上生活。不過，我想應該與前述政治經濟捲入世界體系有關，廣大的砂拉越領土與資源召喚著更多的人群走入叢林。

這一點華萊士的態度即十分明顯，關心物種的華萊士顯然更關心人種的問題，他對新堯灣的觀察是：

山下有一個華人販商的聚落，這村落遠比新加坡與麻六甲令人愉悅，因為成群的婦幼，使得聚落顯然自然而富家庭氣息。村內的女人大部份都是達亞人與華人的混血，這提昇了他們（達亞人）的種族（體質），有些女人十分漂亮，除了很年輕的女孩外，完全看不出達亞血統。除了種族體質之外，當然在品德與政治上也有所提昇。(Wallace 1855)

儘管華萊士這一觀察充滿種族偏見，但是對於一個關心物種的學者，以這樣的觀點看待異族之人，並不特別讓人意外。他相信華人的移入對砂拉越的整體人口，是很有價值的：

這些華人是整體人口一個穩定而有價值的助力，在目前政治修明的情況下，本地出生的華人漸增，而他們也逐漸與達亞人混血，所以砂拉越的持續繁榮是指日可待的，而且這也將進一步影響廣大的婆羅洲。(Wallace 1855)

書信的最後闡述讓華人落地生根的主張：

有妻、有眷、有家、有國的男人才容易治理，因為他們比新加坡那些窮光棍要快樂滿足多了。這兒的華人覺得他們是國家的一份子；他們不能只是被一群陌生人統治而已，他們的情感與偏見必須受到諮詢與尊敬，他們（對國家）長遠的利益在於他們不添麻煩，比任何其他東方世界，更易於服膺權威統治。(Wallace 1855)

這雖然是華萊士的個人意見，但再參照前述聖約翰在初見新臺灣時所表露的情感，在在顯示 19 世紀中期時，英國人對於引入華人至砂拉越的樂觀與積極態度。

從砂拉越後來的歷史發展看來，這樣的態度雖然因 1857 年礦工事件而頓挫，但是長期看來沒有太大的改變。比達友人瑟冷布三村落自 1880 年代起，從瑟冷布往下往外播遷之時，也正是華人中斷近 30 年後，重返新臺灣，再創繁華之日。吾人今日所見之新臺灣，其歷史可以追溯至此時。儘管文獻資料不豐，但新臺灣水月宮的匾額是最清楚不過的印記。我們就順著華萊士的思路，走下瑟冷布山，向北到那老巴剎一探華人的廟宇。

### 三、水月宮（1886-）

水月宮是新臺灣八港門的共同信仰中心，所謂八港門指的是友蘭路、打火石、新臺灣巴剎、大山下、單頭榴槤、加蘭依、永興港、港背（即上梯頭與下梯頭），亦即水月宮所屬 8 個祭祀單位。如比對前文所提華人社區領袖的轄區，則八港門包含新臺灣 7 甲必丹區中的 3 個，分別為加蘭依、單頭榴槤、與新臺灣巴剎。

水月宮位於新堯灣巴剎的街尾，是座觀音祠，所主祀之觀音菩薩，當地稱為慈悲娘娘，口語則更親暱地稱為阿娘。除主祀外，尚陪祀太陽星君、文昌帝君、華陀先師於左神龕；右神龕則有太陰娘娘、註生娘及三奶娘娘。水月宮的起建年代不晚於 1886 年；至 1968 年，新堯灣水月宮成立理事會，著手重建，1973 年完工，即現今規模。<sup>3</sup>

### （一）廟史

關於新堯灣水月宮之興建年代，最無爭議的時間 1886 年，此係依廟內「水月宮」匾額之「光緒十二年丙戌歲冬月吉立信士陳尊盛奉敬」之落款年代而得知，光緒 12 年即 1886 年。

回想 1874 年丹尼生途經廢棄的新堯灣時，只見一片荒蕪，但此後，新堯灣開始復甦，最晚在 1886 年時，新的聚落已然形成。吾人之所以如此推論的關鍵在於，慈悲娘娘信仰雖是民俗與精神寄託，然而，建廟所需費用，畢竟要靠士紳登高一呼，再得坡眾集資，乃可完成。因此，建廟之舉，實係村落形成，眾有餘錢，方有可能。同時，眾人捐題緣金之行為，實際上等同於地方認同意識之具體實踐。簡言之，1886 年水月宮建成懸匾之日，實可以視為當代新堯灣歷史之重要里程碑。

水月宮是新堯灣巴剎周邊八個聚落的共同信仰中心，當地稱為八港門。<sup>4</sup> 正因為水月宮不是一般的廟宇，而是八港門公廟，因此，水月宮之興建實質上代表一個以新堯灣巴剎為中心的八港門聚落群，在砂拉越河畔形成了。

3 依口述資料，宮廟耗資五萬令吉，1973 年 10 月 28 日落成，當時由砂拉越雲南善堂宋大峰祖師為慈悲娘娘大伯公暨列位尊神金身主持開光典禮；丹斯里沈慶鴻受邀，主持了新廟剪彩儀式（Steve 2011）。

4 港門的用語十分特殊，詢問當地人，皆表示八港門就是八個村。再問何以村落會稱為港門，皆曰不知。筆者認為港門應即 Kampung 之華文音譯，目前大馬華文通譯為甘榜，而且指的是馬來或土著之村落。此外，由於八港門大部份臨河，港門似乎亦有港口之意。

至於各港門的村廟則尚有四座，分別為友蘭路主祀劉善邦的善德廟、港背主祀五顯大帝的福興宮、大山下主祀水頭伯公的福興宮、以及單頭榴槿主祀孫悟空的大聖廟，皆有其個別儀式，但是參與儀式者僅限港門內之坡眾，重要性亦不如水月宮。

## （二）組織

水月宮作為八港門之信仰中心，可以從八港門祭祀組織、年度儀式與祭祀經費等項目中，梳理而出。首先在管理組織方面，目前水月宮設有理事會作為廟務與廟產的管理中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堯灣的義山也納入了同一理事會的管轄之中。換言之，攸關八港門坡眾之信仰與喪葬，乃至相關的土地產業等，係納在同一個理事會的管理中。

理事會的辦公室位於新堯灣花園之住宅區，為雙層樓房，新堯灣五個團體共用的會所，包括人民聯合黨新堯灣分部、新堯灣民眾聯誼會、新堯灣水月宮理事會、新堯灣慈善社及新堯灣聯友音樂俱樂部。再從近 20 年先後擔任主席者，皆為甲必丹或本固魯，可見社區領袖在民間信仰佔有的可觀影響力。換言之，水月宮理事會即為社區菁英所共同組成。

這一社區力量集中化的現象，始於水月宮理事會成立之 1968 年，近年則有加速且更形密集的現象。

然而，此種現象並非 1968 年憑空產生。水月宮傳統的管理組織尚有與香公制度與總理福首制度，前者據目前訪查所得，1940 年以來已有香公，迄今已歷 8 任；後者由八港門分別選出，代表本港門辦理祭典，而正副總理則固定由老巴剎店家擔任。未有理事會前，新堯灣水月宮已由八港門坡眾，聯合辦理儀典並處理日常信仰事務，而理事會即在這樣的體制下，進一步統合著眾人的行動與認同。

### (三) 儀式

新堯灣全年五大祭儀，分別為正月 15 日的慈悲娘娘春遊及許福、清明南山亭春祭、6 月 19 日慈悲娘娘誕辰、7 月 15 日中元盂蘭勝會、12 月 1 日還福，這些儀式皆由總理與福首率領村民辦理；其他尚有 2 月 19 日慈悲娘娘誕辰、8 月 15 日中秋節、9 月 19 日慈悲娘娘誕辰、11 月 17 日阿彌陀佛誕辰，這幾個儀典相對簡單，僅備少量水果及香燭祭拜，並無祭典活動。<sup>5</sup>

以全年度而言，這五大祭典其實就是一個綜合性的儀典，許福與還福係以玉皇大帝為主神，在水月宮前的篙燈處舉行；遶境由主神慈悲娘娘春遊，以水月宮為核心；清明於義山下的南山亭春祭，主神為感天大帝；慈悲娘娘誕辰在水月宮舉行；中元假水月宮昇平臺前廣場辦理，請神之外，更普度孤魂野鬼。

### (四) 經費

新堯灣年度儀式所需費用，由八港門值年總理與福首攜帶紅單，各自前往港門內家戶向坡眾捐題。全年計收七次，分別為許福、遊神、義山美化（3 月與 7 月）、清明、慈悲娘娘誕辰、中元、還福等。以 2011 年為例，五大祭典中，以正月十五日之許福遊神募集經費約 1 萬元為最多；還福則約 4 千元最少。新堯灣（巴剎與花園）人口最多，全年捐題緣金超過 9 千元；人口最少的永興港則約千元。然而，無論多寡，年度儀式所需經費係由八港門坡眾合力分攤，完全體現了八港門坡眾的社區認同與意識。

總之，水月宮的整體儀典結合了八港門諸神的儀典，成為地域社會

5 慈悲娘娘即觀音誕辰有三，2 月 19 日誕辰、6 月 19 日得道、9 月 19 日出家。

的核心文化象徵；而此一全年儀式上的核心地位，同時表現在八港門總理福首體制以及水月宮理事會，這兩個信仰組織結合了八港門 2 千多名坡眾；更加上理事會主席通常都是甲必丹或本固魯，使得地方政治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 四、老巴剎與新道路（1926-）

新堯灣以其位居古晉與石隆門間，販賣蔬果雜貨與提供飲食的小販，創造了市鎮的基礎。這種零售商業的利基，在陸路尚未發達的時代裡，新堯灣憑藉砂拉越河的航運，締造了至少 3 個世代的繁榮。

這一商業繁榮在 19 與 20 世紀之交興起，由於接踵而來的胡椒與樹膠（橡膠）產業，引進大量農場工人移民後，進一步推到頂峰，那就是新堯灣巴剎之創建。關於新堯灣巴剎的建築年代，已無確切文獻證據可以證明，如果以目前地契年代為準，應為 1935 年；但依當地口述資料，建街的時間應該早於此；而這一推論更因巴剎建築中所留有 1926 年之裝飾字樣，而被強化。

這一段巴剎興建時期的歷史，也在信仰文教中，留下了幾抹痕跡。1911 年的《砂拉越憲報》紀錄了〈新堯灣打醮〉，這次儀典是因為 2 年來，鄉間飽受霍亂與胡椒病害及價格低迷所苦，鄉民猶記 12 年前遇到胡椒危機時，也因打醮而解厄祈福，因此擴大辦理祭典。也是 10 餘年後，1925 年新堯灣天花肆虐，再次舉行醮典。這次儀典結束後，地方領袖有見村鎮人口日漸增加，幼童亟須接受正式教育，於是便在祭壇空地搭建教室，嗣後，「新堯灣中華公學」便正式成立了。

至於 1940 到 1960 年代，新堯灣一如其他砂拉越乃至馬來西亞的華人村落，歷經了漫長的動蕩年代。這個年代有日軍佔領、英國殖民、反

殖民反大馬的左翼地下武裝運動、戒嚴與政府軍壓境等。砂拉越左派運動的重要人物伍禪（1904-1988），其故居正在新堯灣，亦曾在本地埋下可觀的影響。更由於新堯灣與石隆門等地區，在地理位置上與西加里曼丹接近，而且自 19 世紀以來，始終與西加里曼丹藕斷絲連，也因此兩邊共產運動相互激盪，在那大時代裡，讓不少坡眾豪氣干雲，但也嘗盡苦果。

人為苦果之後，1963 年，砂拉越河肆虐，新堯灣大水災，淹沒一整層樓。貨物、家俱與家庭的安全感，盡付流水；記錄了巴剎歷史的各類公私文書，毀去泰半。1965 年，跨越砂拉越河的巴都吉當大橋通車，新公路闢建，從此，古晉與石隆門車行暢通，而新堯灣就被邊緣化了，人口外移，市況蕭條。

## 五、夜市與守護家鄉（2009-）

新堯灣的 21 世紀始於持續的蕭條及接連的水患，相對於曾有的繁華，當代新堯灣居民殷殷切盼能夠喚回小鎮的當年青春。

這小鎮並不寂寞，整個砂拉越竟然突然喚起它的名字。先是田思於 2002 年提出「書寫婆羅洲」的理念，<sup>6</sup>2006 年，田思復與房漢佳等成立「砂拉越華人學術研究會」。2008 年，童年成長於新堯灣的「砂拉越文化遺產協會」會長溫志堅邀請甫成立的五腳基文化表演坊之林世玲

---

6 儘管本文以田思 2002 為起點，討論砂拉越的「在地書寫」，係著眼於與新堯灣之關聯，但真正的起點當然不是此時。華文在地書寫的歷史源遠流長，即如「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成立於 1990 年，其會員即由古晉、斯里阿曼、木中、詩巫、美里、泗里街及民都魯等六省華總所組成，以砂華文協之成果，即知在地書寫早已開始；遑論尚有其他前輩學者卷帙浩繁之著作。

與楊萬豪，<sup>7</sup> 共同參與推動守護家鄉新堯灣的計畫。溫志堅的測量隊於 2009 年中，完成了鎮上的店屋測量和記錄，當時計有 14 間閒置，11 間為住家用途；仍舊營業者以雜貨店為主（9 間），其他則尚有咖啡店、冷藏店、腳踏車與電單車維修店、麵包店、五金店、土產店、燕窩加工店等。同時也帶領各地訪客走入社區，並訓練青少年為社區導覽員。這一守護計畫進行 1 年餘，田思的女兒陳雁妮正於此時就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碩士班，乃以「文化環保」的概念，完成其學位論文《砂拉越鄉鎮的文化環保經驗：新堯灣場所精神與地方知識構成》。

同時，相對於此「文化環保」的守護概念，當地居民對於再造商業繁榮顯然期望更高。於是黎世雄、劉佑峰、黃任瑞及黃文佳等社區領袖，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開辦週末夜市（pasar malam）；更善用傳統廟會的祭典，將觀音誕辰的文娛活動，擴大轉型為一整個月節慶。

## 六、傳統與創新

從信仰的觀點考察，一如邊境隊伍「合境平安」之橫幅前導，新堯灣八港門確實在儀式上被統合為一個「境」，也因此是個相當成熟的地域社會。這和海峽兩岸華人社會雖有其細微差別，但是並無本質與結構上的不同。

然而，令人深思之處在於，吾人關於漢人地方社會之討論，向來不脫「中華帝國」統治下的「官民」社會架構，而且族群變項也未曾成為重點議題。那麼，對於砂拉越新堯灣，一個中華帝國最終缺席的多元

7 「腳基」直譯自馬來語「kaki」一詞，而Kaki的本意為「腳」，是馬來語對英語的「feet」一詞的意譯。五腳基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閩南移民對「街」的慣稱，意指店舖住宅臨街騎樓下的走廊，因法規規定，廊寬都是五英尺（李乾朗 2003：51）。此處五腳基是表演團隊名，應有街頭藝人或在地表演團隊之意



族群社會，吾人正應更細膩地理解其在馬來西亞國族論述下，如何與當地族群互動，而又同時保持其族群文化認同？而客家文化與認同又會面臨何種變遷？

中華中心主義的「華僑」與「離散」理論，或者「幫」「會」觀點，向來支配東南亞華人研究，但類似新堯灣這一類具體的地方社會，顯然召喚著另一種典範或視野。

謝誌：本文承蒙周丹尼（Daniel Chew）與朱敏華協助蒐集《砂拉越憲報》及前人著作等相關資料；田野調查期間感謝黎世雄、黃南華、黃文佳、黃貴榮、黎德鴻、李克強與 Siyum 等地方人士之協助；初稿經匿名審查者提供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參考書目

- 李乾朗，2003，《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
- 陳雁妮，2013，《砂拉越鄉鎮的文化環保經驗：新堯灣場所精神與地方知識構成》。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維基百科，2012，〈石隆門縣〉。《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7月22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9%9A%86%E9%97%A8%E5%8E%BF>，取用日期：2014年9月29日。
- Baring-Gould, S. and C. A. Bampfylde, 1909,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London: H. Sotheran & co.
- Chang, Pat Foh, 2002, *History of Bidayuh in Kuching Division, Sarawak*. Kuching: The Author.
- Denison, Noel, 1879, *Jottings Made during a Tour amongst the Land Dyaks of Upper Sarawak, Borneo, during the year, 1874*.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 Laverty, Martin, 2011, "Spreading Down and Out: Serembu Settlements from 1839." In *The Internet Archive*. <http://archive.org/details/cu319240784096812> (Date visited: September 29, 2014).
- St. John, Spenser Sir, 1863,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or, Travels in Northern Borneo*, Vol. 1, 2nd 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 Steve, 2011, 〈Sini-A-wan 新堯灣——這裡最好〉。《blogspot: towns & villages 城鄉郊野之間》，3月7日。<http://towns-villages.blogspot.tw/2011/03/siniawanold-town-of-siniawan-near.html>，取用日期：2014年9月8日。
- Wallace, Alfred Russel, 1855, "Letter from Sarawak (S18: 1855)." In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9 June. <http://people.wku.edu/charles.smith/wallace/S018.htm> (Date visited: November 15, 2014).